



▲海口市博物馆门前的龙雕。

“在这片海里,无论大如龙,还是小如虾,都各有其所,如神仙般逍遥自在!”距今925年前,大文豪苏东坡于儋州得到迁徙廉州的诏令即将北返,在向昌化岭默念告别之时发出如此感慨。

居琼三年,苏东坡喜欢写龙,并爱以“海中潜龙”自况,就像他在诗文中透露的乐于在海岛隐居一样。在上一个滴居地惠州,他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写到水龙自潜,常有欲出之意,但多是在泉、潭、湖中,而不是深潜海底。整个岭海七年生活,他都展现了“龙潜之姿”,但投射的滴居心态却有深浅之别。

而在人生第一个滴居地黄州的日子,东坡这条不羁之龙,在遭受重大打击中不断下滑为“树龙”“藤龙”,却没有入水之愿,而是有意紧附花木和意欲扎根土地。不同的龙与形,恰恰反映了他与苦难对抗、和解乃至超脱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他精神蜕变的轨迹,更彰显了他的顽强不屈和生存智慧,至今令人兴叹。

□本报记者 彭桐 文/图

苏东坡遇赦离儋之际,为滴琼三年自在生活铭文感叹:

大小逍遥远虾龙,鷓鴣安栖不避风

A 海龙潜水自由

苏东坡是个特别喜欢大自然的人。他滴居海南期间,不仅以诗人的眼睛仰望天上各种飞鸟,还以科学家般的好奇审视过不少陆生动物,尤其是他那艺术家之笔闲不住,数次伸进大海探视,勾画一些水生动物的生命图腾。

东坡居儋州写水生动物最多的是鱼,而给人印象颇深的则是他内心捧养的鱼孵化成神一般存在的龙。居儋半年后,已稳步相熟的老年朋友黎子云找他索要墨宝,他开玩笑说:“吾醉后能作大草”,即兴给题了两首诗:“苦寒收残文韵别,怒涛惊起老蟠龙。”

从祠堂重臣贬降为海岛过客,此时的他就如一条被迫“潜伏”于南海之滨的“老蟠龙”。以“潜龙”自况,是滴居心态的一种投射。

与黎子云笑言草书“墨戏”一年后,于元符二年(1099)四月所写的《十八罗汉颂》描绘第七尊者的文字中,他又有类似的表达:“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这样借佛雕言事的记述,带有很强的志怪笔记色彩,为其作品增添了奇幻的浪漫主义情调,同时表达了他心中常驻的“龙意”有“出世之姿”。

更有意思的是,一生爱龙并不时写龙的苏东坡,随着在海南的岁月加深,其口中、心底和笔下的龙,呈现不断下落的行迹趋向直至深潜的恒定状态。

在刚登上海岛写给弟弟苏辙的一首骑乘庄子的大鹏于天际俯瞰南海浩渺无际的五言诗中,东坡言及兄弟俩的将来,一定要借道教神仙壶公的竹杖所化成的飞龙,一起同乘返乡。这种玄幻说法,深藏着乡愁和东坡式的旷达与乐观。

在时常“飞梦”故山的反复咏叹中,可知东坡晚年居儋心中始终有龙的神迹与图腾。到了居儋快满三年时,其龙已沉潜到非常理想的状态,而且是无拘无束在浩瀚的大海中了。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东坡获知,天子换人,一大臣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已获得宽赦,他将内徙到廉州。离岛前,他给昌化岭上的一座如巨人冠帽的石峰——当地人称为“山胳膊”、五代时后汉和北宋神宗朝先后封其神为“镇海广德王”“峻灵王”写了一篇文章,感谢对其“居海南三年,饮食成腥,陵暴颯雾而得生还”的护佑之功。言及山神的威力影响,同时暗合他晚年居儋已修炼成为“海龙”,过着坐拥大海一般的神仙生活:“大小逍遥远虾龙,鷓鴣安栖不避风。”

这是苏东坡写于居琼非常著名的《峻灵王庙碑》一文中,作为碑铭句式呈现,描述海里和海上生物生态的和谐场景。

意思是说,在环绕海南岛的这片神奇的大海之中,哪怕小者如虾、大者如龙的生物,它们都能各行其是而各得其所,过得逍遥而自在、自由而快乐,就连鷓鴣这种海岛鸟,也不必担心什么飓风狂雨,可以安然栖息。

从刚来海岛和即将离岛的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坡曾经以妙笔驾驭纵横天宇的飞龙,不断下翔以致落地,在作为卧龙进行“草莽栖”一段时光后,最后深潜于海底,与鱼虾相嬉,乐活于水晶宫。

东坡居儋,缘何乐写和偏爱海中潜龙?当滴居海岛西部的东坡面对翻滚的巨浪、幽深的大海,是很容易引发关于海底存在神秘生物的想法。而“龙”作为掌管水域的神兽,也自然是这种想象的最佳载体。所以,当看到“怒涛”,便联想到是惊动了海底的蟠龙;当认真观察海中的生物,便爱以“虾龙”称之。这里的“龙”,也可以说是儋州壮阔自然在东坡诗笔下的生动反映,可谓“现实景观的文学升华”。

在海南期间,东坡融合儒释道思想修身养性,志在做一纯自然的人,一心只想安度晚年,过着一种与他晚年行文特点相近似的“绚烂至极后的淡然”生活。居儋“潜龙”之说,应该是东坡“世隐”的外衣,也是他“余生欲老海南村”的真实心声。他的南海潜龙,就是他滴琼隐居的符号与象征。



▲海口市苏公祠古建筑顶上的龙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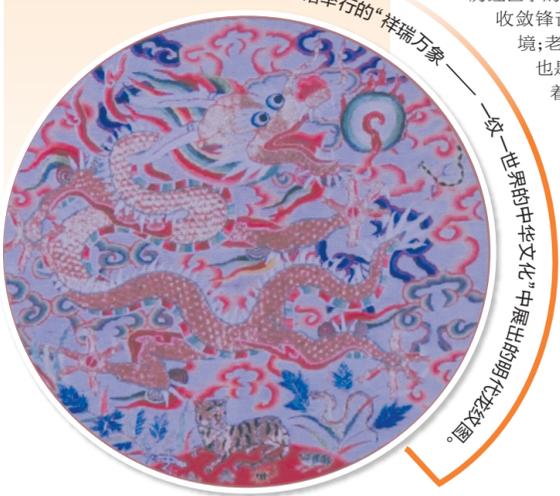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有龙头的琉璃建筑构件。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蓝地描金龙云纹瓷碗。

▼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的“祥瑞万象——纹·世界的中华文化”中展出的明代青花龙纹瓷碗。



“祥瑞万象——纹·世界的中华文化”中展出的明代青花龙纹瓷碗。

苏东坡在首个滴居地黄州写龙,写人喻己,大多附身于花草树木,俯向石与泥。

或许是他经历了牢狱之灾,经受了一场生死考验,经过了一番审慎反思,心变得格外沉静而超然,笔也由此变得冷静而沉着,其龙也蜕变为布衣之体,从而灵动在烟火人间。

看东坡的黄州龙,除了“苍龙转玉骨”“写真素壁千蛟舞”“种松满东冈……想作龙蛇长”等十分惹眼的“树龙”,便是仿佛要与之对比和映照的“地龙”。

这类如人之谦虚和低调之龙,在苏东坡初居黄州时尤为明显。

元丰三年(1080)四月,刚在黄州安顿下来的东坡就遇上一件花事,他的妙笔便以龙喻花。乡友兼好友的杜沂到黄州探望儿子,顺便来访。他带给东坡的见面礼,除了一瓶泉水,还有一束酴醾——宋人吟咏最多,也是古书中常用来指代重酿的酒,因其花色似酒而得名。这可是爱花爱酒的苏东坡心仪之物。他

高兴之余,便以《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为题,对这一花一泉分别作诗记事抒怀,感激友人的深情厚谊。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也让人由衷赞叹的是,东坡对又名独步春酴醾,以近乎工笔画方式对其花瓣、花枝作了极为精细的诗意描绘,且以生动形象的比喻,称其青翠的花枝如蛟龙游走,枝干如玉般莹润光洁,层层花瓣像羽饰的伞盖,又似缀满珍珠的车帷,华美遮覆,“青蛟走玉骨,羽盖蒙珠璣。”

苏东坡的“酴醾龙”,让世人都感到新奇不已。可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黄州,东坡的眼光还不仅仅停留在“花之龙”上。只要心底有龙意,眼里有龙影,就算草、叶、藤,在他的笔下,也能幻化成龙。

品味“酴醾龙”一个月后,东坡又拥有了“紫藤龙”。

在元丰三年(1080)五月十一日晚,他做了一个梦,梦游到刚结识不久的何秀才的家,“开

B 水龙蛰伏待起

较之于滴地儋州,在它的上游惠州,苏东坡笔下同样多龙,虽有水花四溅的时候,而其龙较多时间则静默于水之一隅。可以说居惠的东坡,也是一条水龙,只不过不同于居儋时龙潜大海之家园,在惠州生活两年七个月的光华中,其龙多潜伏于泉、潭、湖等巢穴。

从刚踏入惠州地界不久,东坡就开始了以隐喻的方式进行龙之自我的体认。

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十二日,东坡在携子苏过畅游了罗浮山之东麓的白水山佛迹岩,并浴于汤泉后,所写的《白水山佛迹岩》一诗中,就以“饥蛟”定位了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在诗中,他除了描绘百里罗浮奇秀幽深的壮阔美景,还以多个民间传说来追溯罗浮山和佛迹岩的久远来历,特别用了东晋《搜神记》所记载的“饥蛟食虎”的典故。这幅跃然入目的画面对应的东坡诗句为:“奔涛激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

“饥蛟”的“饥”,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而是完全可以作为心理上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东坡自身处境的投射:他被贬岭南,远离朝堂,就像蛟龙困于深潭,虽有才华与抱负却无处施展,有着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饥饿”;而“掉尾取渴虎”的急切与悍勇,又藏着他不肯彻底消沉的意气,哪怕身处困境,仍有潜藏的力量,只待猎物出现,一跃而起,一扑而中。

随着居惠时日增长,滴地条件渐渐有所改善,东坡不再于诗文中言“饥”,但“蛟”之情依然在,而且依然潜于山之潭中。

绍圣二年(1095)九月,与写信邀来的表兄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两人愉悦的心情似轻盈飞升的“云间凤”,而蛟龙的暗喻如滴翠草木的“瓜甲香”。东坡在诗中说:“坐看惊鸟投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瓮。”“老蛟”的“老”,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沉静,也藏着东坡在困境中,收敛锋芒、在山水中寻求安宁的心境;老蛟虽然潜藏,却依然是灵物,也是东坡自身心境的投射,暗合着他并没有彻底消沉的意气。

潜藏同样是暂时的。只是待时而动,将顺势而为。东坡居惠,是一种庄子式的“蟠”和“潜”。

东坡还曾创作了一件特别的作品,以龙开头、以龙结尾,并以神龙冠定。这件龙作,是他留给淡泊名利的读书人李光道的特殊纪念品。李光道在惠州城南李氏山园临江处筑了潜珍

阁,东坡不仅喜欢该阁及其“潜珍”之名,而且把阁主当作心性相通的好友。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接到再贬海南儋州的诏令后,他向李光道告别,分手之际写了《惠州李氏潜珍阁铭》相赠。该铭开篇即道:“蒙九州之神龙,勿渊潜以自珍。”

东坡以神龙“自珍”的特质,比喻李及其族人不慕虚名、不趋炎附势。“无心于求世”既是神龙的姿态,也是东坡的自况——居惠的他已经不再谋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和他人赏识,早已学会在山水间安放身心,与大自然相融,体现出逆境中“自珍”守节的人生态度。

在文中进行了一番抒怀与托付,到最后东坡的“潭中之龙”伴随着其继续南迁到海岛而迈动的脚步也冒出头来,他发出源自心底的振聋发聩之语:“虽神龙之或杀,终不杀之为仁。”由惠州到儋州,东坡不时提到皇恩,并以仁心劝诫,除了希望皇上能以仁治国,消除朋党之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杀戮,这显露了他内心的担忧、恐惧与不安,也反映了他的谋略、情商与智慧。

除了潭、泉之龙,东坡还写过江中龙、江上龙。但是,江里的和江面的龙,却有不同形态、表现与寓意。写江龙是因为桥,也与东坡寓惠期间的一大功绩和一项民生工程相关。

绍圣三年(1096)六月,苏东坡倡导与资助修建的东江上的东新桥和惠州丰湖上的西新桥同时建成,他欣然喜作两桥诗。

在《东新桥》一诗中,东坡写道,江上飞驰的船只避免了碰撞的风险,竹筏木筏也摆脱了拥挤倾覆的担忧,乡间的父老们欢笑着争相攀登上这座新桥。当马蹄踏过桥面,声响如雷鸣冰雹般震耳,水中的鱼龙也被这气势惊动而逃遁,“鱼龙亦惊逃,雷霆生马蹄。”

这里的龙,虽是水中的龙,它暗喻旧有渡江隐患的彻底消除。有意思的是,这惊走之“恶”龙,是动的,是喻他人,还有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堪称“善”龙,是静的,则是喻己。

东坡在《东新桥》诗看激情吟咏,“辘轳卷巨绠,青蛟挂长堤。”这应该是惠州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浮桥,也是当时一座令人惊叹的“科学之桥”。难怪东坡要把它比作矫健而充满活力的青龙驻守。

此桥落成,是苏东坡到惠第三个年头的盛夏,他这只初到惠州白水山潜深潭的老蛟似乎返老还童变成了青蛟,而且已“浮”出水面,是“起欲”的平衡状态与待飞姿态。

在东坡的意识里,潜蛟这时该闪亮一下,以显示存在、告知皇朝和世界,虽被“弃用”依然“有用”,虽在滴地仍有为民之心,还有为社会做事之能力。用擎起旗帜的“挂”,是一种祈盼明主的张望,更是一种希望被启用的呼唤。

C 飞龙欲扎大地

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而石上所生的紫藤盘绕交错,像龙蛇蟠伏,主人称是石芝。第二天一大早,因梦中“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把自己也笑醒的东坡,便立马作诗《石芝》记梦,其中有句曰:“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紫笋生无数。”这既是生机勃勃、神异秀美的生态景象,有着不屈服于打击和重压的倔强,也是井边石上顽强的生命图腾,还可以看作吟咏者生存意识的一种思想折射。

虽然黄州濒临长江,水域丰富,东坡居黄作品几乎没有直接提到“水龙”。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他与苦难对抗、和解乃至超脱的不同阶段,从不同的龙身上可以管窥苏东坡思想与艺术演变的核心。

也许,从“地龙”到“水龙”,是苏东坡从“努力在苦难中站稳”到“已然在苦难中遨游”的精神飞跃的视觉化呈现。黄州的龙,是抓着大地的龙;儋州的龙,是融于海天的龙。这正是他艺术与人生境界不断升华的完美证明。



▲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的“写意东坡中国画作品邀请展”展出的黄耿耿作品《清夏图》。



▲苏东坡书法真迹《近人帖》。

苏东坡写有“飞龙”的诗句

佳人自鞚玉花骝, 翩如惊鸿蹋飞龙。
——苏轼·《虢国夫人夜游图》

飞龙御月作秋凉, 苍波改色屯云黄。
——苏轼·《真一酒歌》